



史继忠 著

# 贵州文化

# 解读

贵州教育出版社

# 贵州文化解读

史继忠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文化解读/史继忠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0.12

(贵州可持续发展研究丛书)

ISBN 7 - 80650 - 134 - 7

I . 贵… II . 史… III . 文化 - 研究 - 贵州省  
IV . G1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585 号

## 贵州文化解读

史继忠 著

---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中科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字数 11.75 印张 290 千字  
印 数 1-2,120 册  
版次印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7 - 80650 - 134 - 7/G·78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 贵阳市乌当区顺海顺风路 9 号 电话: 6843744 邮编: 550018

# 《贵州文化解读》序

龙志毅

一本题名为《贵州文化解读》的书，即将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我省史学家史继忠教授历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

作者从贵州这片土地上在历史长河中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纵横交错地论述了贵州文化形成、贵州文化的特点以及它如何与“现代文明”接轨等多方面的问题。粗略地浏览其梗概，便给人一种立论新颖、观点明确、史料翔实的印象。毫无疑问，该书的出版不仅有利于广大读者了解贵州的文化历史，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更有助于人们以古鉴今，进一步转变观念，适应改革开放形势，使贵州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的出版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价值。

贵州文化是“多元文化”大体已经成为共识。《贵州文化解读》的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去照抄别人现成的观点。他从民族文化的演变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以及宗教文化的先后传入等多角度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然后将贵州文化的特点概括为一个“杂”字，认为这是贵州“多元文化”的最大特点。并且指出这种“杂”不单是指它的来源极其广泛，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固有的特质依然保持。因而作者认为：这种“多元文化”并未完全交融为一体，而是“多元共生”，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包括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统和区域文化的子系统，乃至分子系统。这种分析不仅符合贵州的实际，而且可

以使人们从中受到启迪。便于从贵州文化历史的一些现象更好地认识到,这种“多元共生”的文化并非坏事,它可以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王阳明贬居龙场,身处苗彝之乡,而能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悟道传道,使其心学创立于贵州然后走向全国和海外,打破了程朱理学笼罩下思想界的沉闷状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是我们从《贵州文化解读》中所看到的贵州文化的又一个特点。根据穿洞等多处出土文物的证实,在贵州这一块土地上,早在石器时代就曾有过文化的辉煌。然而却又骤然跌落下来,远离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的灿烂繁荣。从秦汉开始与中原文化接轨,可是这一过程延迟了一千多年,直至明清才“渐比中州”。戊戌时期崭露头角,但“西学东渐”在军阀混战中突然受阻,与西方文化接轨直到抗日战争中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三线建设”带来了现代的高新技术,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充分发挥带动地方科技文化发展的作用。作者将这种曲线性起伏的现象归结为“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其表现是在历史上大转折的时期,贵州往往给人一种“敢为人先”的印象。特别是明清以来更是如此。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和贵阳传道;长达三十多年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先后十余年的“反洋教”斗争;以及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战争,贵州都站在先行者的行列;抗日战争中的“战时文化”也出现过短暂的高潮。然后往往是潮起潮落,不能扩展始发成果持续前进。这就是文化积累不够也即“后天失调”的必然结果。作者认为这与贵州特定的区位有关,因为它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只有中央政权把视线关注到西南时,贵州才显得重要,文化也才随之出现新潮。

这样的分析不仅符合贵州的历史实际,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现在中央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也就把视线关注到了西北西南地区,这又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一定要通过研究历史接受经验教训,站在时代的高度,

以开放的意识和科学的态度认真思考贵州的问题。我赞成《贵州文化解读》在“回眸与前瞻”一章中提出的观点：“解决‘贵州问题’关键是文化”。西部大开发贵州怎么干？我看首先便要把文化建设作为基础建设列到首位。它主要包含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接轨以及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观念的继承和转变等两个层面的问题。在罗列各种资源开发时，首先要想到贵州文化资源的开发；在解决西部大开发的精神动力时，首先要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上去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提高人的素质，从根本上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解决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想，这也许就是作者精心写作此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吧！



## 作者简介

---

史继忠,男,汉族,贵阳人,1937年生。196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云南大学硕士学位。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历任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系副主任、行政管理系主任,贵州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兼《贵州文史丛刊》主编,贵州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贵州省志》副总纂,《贵州通史》编委会副主任、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著有《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中华五千年文化探索》、《方志丛谈》、《西南民族社会形态与经济文化类型》、《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地区开发史专论》、《贵州史前文化》等十余种专著。主编《贵州六百年经济史》及《贵州文化丛书》、《贵州史料丛书》。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散文、杂文、随笔近百篇。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发表《中华文化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从中西文化交流看中国传统文化》、《世界文化之源在东方》、《佛教传入与中国哲学思想构架的改变》、《外来文化与中国历史上三次重大改历》、《南北交融是中华文化的根基》、《中日文字之交》等文,正在编写《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互动与整合》一书。

贵

州

文

化

解

读

责任编辑 / 梁茂林

封面设计 / 邓永平

装帧设计 / 田亚民

BAS12/09

# 目 录

《贵州文化解读》序	(1)
“贵州文化”界说	(1)
民族文化的聚焦	(6)
石器时代的辉煌	(7)
夜郎文化的突显	(21)
移民导致的多元文化	(35)
“山地文化”的印记	(53)
民族文化大观园	(82)
文化嬗变的轨迹	(112)
时续时断的文化浪潮	(113)
等待千年到明清	(136)
“西学东渐”引起的文化变迁	(179)
与世界现代文明的接轨	(209)
思想火花的闪现	(226)
山谷巨响打破了中国的沉寂	(227)
人口论:马尔萨斯与洪亮吉	(243)
血与泪的感悟	(251)
向世界打开一扇天窗	(262)
澎湃而起的维新思潮	(279)

## 目 录

辛亥风云在高原上空激荡 ······	(293)
不容许有人再当皇帝 ······	(306)
少年精神警醒夜郎 ······	(319)
贵州人踏上革命之路 ······	(330)
世纪之交：回眸与前瞻 ······	(344)

## “贵州文化”界说

1995年的金秋时节，在风景如画的花溪，召开了一次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把“贵州文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到全国乃至世界的范围内来作探讨，这在贵州史上是破天荒的。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贵州并没有形成一种单独的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局部而已。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贵州的种种文化现象，都是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脱离这个母体。然而，从文化的地域差异来看，“贵州文化”这个概念，显然是可以成立的。它和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塞北文化、东北文化、关陇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滇文化一样，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这些区域文化，是在某一特定的空间范围内逐渐形成的，由于历史、地理和民族的不同，天长日久，产生若干差异，显示出彼此不同的文化风貌，亦即地方特色。

“贵州文化”有什么特色呢？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把握的问题。它既不像中原文化那样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征，也不像青藏文化那样有着浓郁的藏文化特色，既没有塞北文化的粗犷与奔放，又没

有江南文化的灵秀与婉约。与邻近地区的文化相比,也有点“似是而非”:近川者似川,近楚者似楚,近粤者似粤,近滇者似滇,但又非川、非楚、非粤、非滇,有些不可名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任何一种地域文化的尺子来衡量它,都不尽合适,这恰好就是它成为一个文化单元的重要依据。把它纳入汉文化的体系吧,又有大量少数民族文化存在。说它是少数民族文化吧,事实上汉文化又成了主流。拿汉文化来说,也不是纯粹的中原文化,仿佛是经过多次过滤才传入的,使人有“五方杂处”之感。拿少数民族文化来说,也并非同属一个体系,苗瑶的、氐羌的、百越的、濮僚的都有,而且演化极其纷繁。

特点总是在相互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犹如红、黄、蓝、绿的单一色调是一种特色,由多种颜色组合而成的“花”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特色。也许,“杂”就是贵州文化的最大特点。这种“杂”,不单是指它的来源极其广泛,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固有的特质依然保存。彼此间的渗透、交融是有的,但“同化”中有“异化”,“异化”中有“同化”,尽管共性逐渐增多,而个性仍很鲜明。或许可以这样说,贵州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个缩影,一种特殊类型,它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多元”不同,并未完全交融而为一体,而是“多元共生”。因此,贵州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包括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统和区域文化的子系统,乃至分子系统。

贵州文化的形成,一方面导源于各种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受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人与地密切结合,产生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风貌——山野与古朴。严格说来,贵州是个重要的移民区,不但汉族是由外地迁入的,少数民族也大都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陆续从四面八方迁到贵州来的。这里是古代南方四大族系交汇的结合部,同时又是汉族

移入量超过少数民族的地方。众多的移民,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习俗进入贵州,经过长时期的接触、碰撞、交流、吸收,构成了一部和谐、有序而又独特的交响乐。然而,当他们踏入贵州高原以后,所面临的生存空间,都是峰峦叠嶂的大山。山是贵州最鲜明的地理特征,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特定环境,也是他们进行文化活动的共同舞台,这就使多元的贵州文化打上了“山地文化”的印记。如果说,由多元组成的民族文化是贵州文化的灵魂的话,那么,山地文化则成为它特有的风骨。

在历史长河中,贵州文化的走向,一方面深受全国形势演变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因其“不内不边”的特殊身份,其发展往往不能完全与全国同步。把贵州文化的演进,放在中国与世界的大背景下来作考察,在历史的屏幕上,即刻显示出一条起伏不定的波形曲线,并清晰地看到几个重要的临界点。在人类起源及漫长的“史前”时期,贵州文化因其灿烂而令人瞩目。可是在一段辉煌过去之后,骤然跌落下来,与商周及春秋战国的繁荣境况根本无法相比。从秦汉开始与中原文化接轨,可是,这一过程延迟了一千多年,直到明清才“渐比中州”。戊戌变法时期贵州崭露了头角,但“西学东渐”在军阀混战中突然受阻,与西方文化的接轨到抗日战争时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三线建设”带来了现代的高新技术,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又有许多困惑。

纵向的比较,使人感到欣慰,贵州文化逐步与全国、与世界接轨,然而,无论是哪一阶段,它的发展都极不充分,都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显得“先天不足”,所以,就总体水平来讲,它在全国处于滞后状态,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使人感到震惊的是,在贵州这个偏远、落后的山乡,思想文化却时不时闪现耀眼的

光芒,不但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有时还一度超前。在程朱理学笼罩全国的年代,思想界死气沉沉,是王阳明的心学打破了这种沉寂,激起了轩然大波,而这种新的思想,不是产生于繁华的京城,也不是发端于阳明的故乡,而是在僻静的贵州龙场。特别是到了近代,思想更加活跃。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发生了长达 20 余年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爆发了十几次“反洋教”斗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护法,贵州都处于领先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出在贵州,反映出思想界的斗争相当激烈。抗日战争中,“战时文化”的高涨,也有过一段辉煌。

站在世纪之交,回眸历史,观照现实,对“贵州文化”不能不引起许多思考。落后的贵州,产生出先进的思想,似乎有些不合乎逻辑,有些不可理解。其实,答案就在贵州文化的形成中,因为它是一种多元文化,因为它是由诸多移民带来的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不定一尊,不拘一格,思想易于解放,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这是贵州文化最大的优点。历史告诉我们,当历史的浪潮波及到贵州时,贵州文化便呈现一阵兴旺,而潮汐退去之后,又衰落下来,这与贵州特定的区位有关,因为它远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只有当中央把视线关注到西南时,贵州才显得重要,汉代、南宋是如此,明代及南明是如此,抗日战争和三线建设也是如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值此西部大开发之际,贵州如何抓住这个新的机遇呢?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开放的意识、科学的态度,冷静地思考“贵州问题”。

机遇是存在的,但西部大开发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种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并不是专对贵州。对西部任何一个省区来说,这种机会都是平等的,谁能把握时机而又能充分发挥所长,谁就是胜利者。站在大潮面前,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举棋不定,必然会坐失良

机。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指挥员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密的调查研究。”对贵州省情的深化认识，对贵州历史的深刻反思，是制定贵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可持续发展”，要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放眼于世界，努力寻求一条未来发展与进步的道路，而不是鼠目寸光，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这里需要的是理智，是深谋远虑的理智，是十分冷静的思索。

面对贵州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有必要重新审视贵州省情，理清战略决策的思路。应当牢固树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指导思想，站在时代的高度，用“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观点，重新阐释这两句话，认真考虑贵州的前途。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两个爆炸性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贵州都显得极其尖锐，因此，在强调人口控制的同时，要响亮地提出“十年树木”，保护和优化贵州的生态环境。陈履安的《两难困惑中的抉择——贵州矿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很有思想的，他主张“摒弃传统的发展模式”，这是值得注意的。从根本上讲，贵州的发展，还必须在“百年树人”上狠下功夫，其中许多历史借鉴，何静梧等人在《贵州社会文明的先导——贵州历代著名教师》已经讲了。我在这里是想从大文化的角度来作一些探索，在历史寻踪的过程中，寻觅贵州文化发展的途径，希望对贵州的未来，能够有所裨益。

## 民族文化的聚焦

当我们将历史的镜头对准贵州文化的时候,首先便聚焦在民族文化上,这是无论如何不容忽视、不可取代的显著特点,不充分认识这种特质,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贵州文化。贵州古代绝不是什么“洪荒之地”,从距今 20 多万年开始,这里就有了辉煌的“史前文化”,因此,贵州文化已不是“上下五千年”,而是从古到今 20 多万年。中华文化是由多种民族文化汇聚而成,在先秦时期,华夏文化在中原崛起,而在此时,夜郎独步西南,它所创造的文化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可惜这失落的文明至今还没有寻找回来,没有人能够把它解说清楚。同中华文化一样,贵州文化也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人口的流动有关,或者说是由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这是观察贵州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然而不同的民族进入贵州,尽管文化传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共处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文化生境,受着山地环境的制约,这又形成了贵州文化的共性,各种文化都打上“山地文化”的烙印,而且相当深刻。在大山之中,各种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不同时代的文化现象积淀下来,这就使贵州成为一个天然的民族文化博物馆,有其丰厚的文化

底蕴和内涵,它的特点是“既多且奇”,无与伦比。下面,我们将镜头拉开,依次展开论述,逐一解读贵州民族文化。

## 石器时代的辉煌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 225 年),诸葛亮南征,临行之际,给后主上了一道《出师表》,其中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因为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流传很广,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云贵高原便被视为“不毛之地”。其实,这纯粹是一种误解,尽管当时的云贵远不如巴蜀富饶,但它却有过辉煌的过去,这里是人类起源的地方,在“石器时代”曾经大放光彩。不过,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渐渐衰落下来。古老的文明失落了,直到现代,人们才从考古的发掘中,重新找回那失落的文明。

—

谁也没有料到,在远离中国文化中心的云南和贵州,在莽苍深处,在“猿猱欲度愁攀缘”的崇山峻岭,曾经是远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地方,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关于人类的起源,尽管人类学家们还持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都公认猿和人有共同的远祖,谁也无法拒绝承认人是由猿演化而来的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直立行走和智力发展是由猿进化为人的两个重要关节点,从而把人类发展的过程分为古猿、直立人和智人三个阶段。古猿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或者说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他们生存在距今 3000 万年至 400 万年。真正演变成人是从直立行走开始的,按照其体质特征和进化程度,分为早期直立人和晚期直立人,前者生存在距今 400 万年至 150 万年,后者生存在距今 150 万年至 20 万年。